

Wo Yue Du
Wo Cheng Zhang

我 阅 读 我 成 长



茶花女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茶花女 / (法) 小仲马 (Dumas, A.) 著; 陈锐改编;
蒋峡绘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.8

(我阅读我成长)

ISBN 7-5324-5754-0

I. 茶... II. ①小... ②陈... ③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6984 号

我阅读·我成长

茶花女

〔法〕小仲马 原著

陈 锐 改编

蒋 峡 绘画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朱艳琴 赵晓音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850 × 1168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5.5
邮政编码 200052	2003 年 8 月第 1 版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上海市印刷十厂(集团)	印数 1-11,000

网 址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ISBN7-5324-5754-0/I·2113 定价: 15.00 元



茶花女

我阅读·我成长

原著：[法] 小仲马

改编：陈 锐



巴黎美丽的名妓玛格丽特死了。

也许你过去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遇到过她，她总是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拉着的蓝色四轮小马车。冬天，她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；夏天，穿着十分淡雅的长裙。她喜欢在这条大街上散步，大街上她有很多熟人，但她只是偶尔对他们微微一笑，用一种只有公爵夫人才有的微笑。

玛格丽特喜欢看戏和娱乐，每天晚上，她都在剧场里或舞会上度过。只要有新剧目上演，你准能在剧场里看到她。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：一副望远镜、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，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杆上。



一个月里有二十五



天，玛格丽特带的茶花是白的，而另外五天，她带的茶花却是红的，谁也摸不透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。而除了茶花以外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带别的花。因此，有人替她取了一个外号，称她为茶花女，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给叫开了。

在玛格丽特美丽健康的时候，成群的人追随在她身后，但她临终之时，在她长达两个月无比痛苦的病危期间，谁都没有到她床边给她一点真正的安慰，哪怕是她这短暂的一生中惟一真心爱过的人——阿尔芒·迪瓦尔。

下面记载的，就是茶花女玛格丽特和阿尔芒的悲剧故事。这是由阿尔芒亲口讲述的：

我第一次遇到玛格丽特，是在交易所广场那家有名的时装商店门口。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停在那儿，一个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的女人从车上下来。她走进商店的时候，引起了一阵低低的赞叹声，而我就像被钉在了地上似的，从她

进去一直到她出来，一动都没有动过。我隔着橱窗看她在店铺里选购东西。我原来也可以进去，但是我不敢，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人，我怕她猜出我走进店铺的用意而生气。然而那时候，我从没有想到以后还会见到她。

她看起来非常典雅，穿着一条镶满花边的细纱长裙，肩上披一块印度方巾，四角全是镶金边和丝绣的花朵，戴着一顶意大利草帽和一只手镯，那是当时刚刚时兴的。

她又登上她的敞篷马车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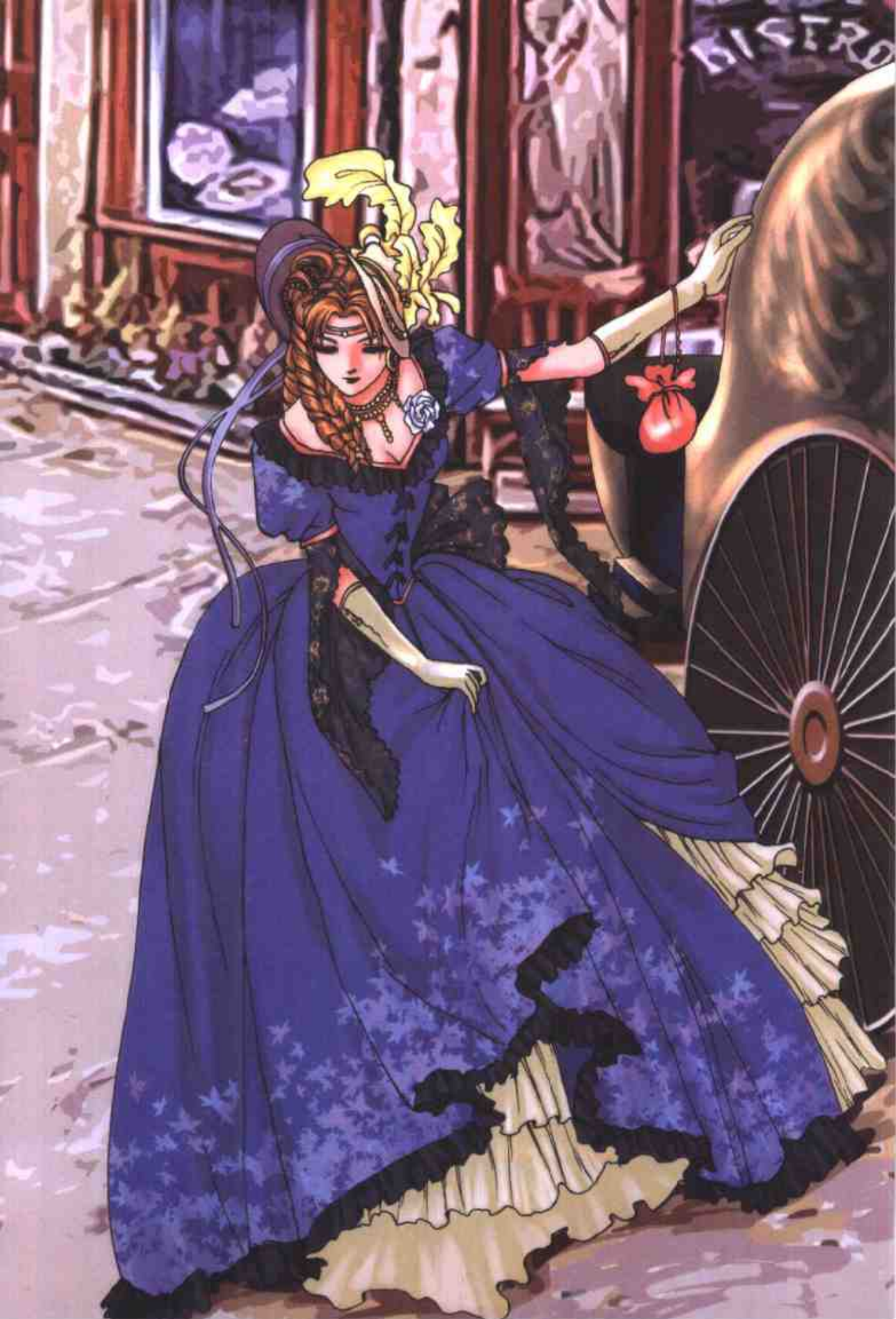
店铺里一个小伙计站在门口，目送着这位漂亮女顾客的车子远去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请他把这个女人的名字告诉我。

“她是玛格丽特·戈蒂埃小姐。”他回答我。

我不敢问她的地址就离开了。

几天以后，剧院有一次盛大的演出，我去了。我在台前包厢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玛格丽特·戈蒂埃。

我那位年轻的同伴欧内斯特·德也认识她，因为他叫



着她的名字对我说：

“您看！那个漂亮的姑娘！”

就在这时，玛格丽特拿起了望远镜朝我们这边望，她看到了我的朋友，便对他莞尔一笑，做个手势要他过去看她。

“我去跟她问个好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我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您真幸福！”

“幸福什么？”

“因为您能去拜访那个姑娘。”

“您是不是爱上她了？”

“不。”我涨红了脸说，因为我真有点儿不知所措了，“但是我很想认识她。”

“跟我来，我替您介绍。”他接着说，“您别以为是把我介绍给一位公爵夫人，她不过是一个妓女罢了。亲爱的，您不必拘束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啦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”我嘟嘟囔囔地边答应，边跟在朋友后

面走，心里却在想，看来我的热情必须冷却下去。

当我走进包厢的时候，玛格丽特正在放声大笑。

我倒是愿意看到她略带忧愁的模样。

欧内斯特·德把我介绍给玛格丽特，她对我微微点了点头。我垂下眼睛，脸涨得绯红。她俯身在邻座女人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，随后两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。

不用说，我成了她们的笑柄，我发窘的模样让她们笑个不停。谁要是曾经跟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稍许有过一点往来，就会知道她们喜欢装疯卖傻，喜欢跟初次见面的人恶作剧。她们经常受到一些人的侮辱，这无疑是对那些侮辱的一种报复。

但是，我对玛格丽特的玩笑看得太认真了，于是站起来向她告辞，而我刚一关上包厢的门，就听到了第二次哄笑声。

但是，我根本就忘不了玛格丽特，另外一种想法在我脑子里翻腾。我觉得我不应该念念不忘她对我的侮辱，因

为我自己的确显得笨拙可笑。我暗自说道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得到这个姑娘。

戏还没有结束，玛格丽特和她的朋友就离开了包厢。



她一个人回家可能是偶然的，但是这个偶然使我觉得非常幸福。

从此以后，我经常在剧院里、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遇见玛格丽特，她一直是那样快活，而我始终是那样激动。

然而，之后一连两个星期我在那儿都没有遇到她。在碰见朋友加斯东的时候，我就向他打听她的消息。

“可怜的姑娘病得很重。”他回答我说。

“她生的什么病？”

“她生的是肺病，她过的那种生活对治好她的病毫无好处，她正躺在床上等死呢。”

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我听到玛格丽特生病的消息，却感到很高兴。

我每天去打听她的病况，不过我既不让人家记下我的名字，也没有留下我的名片。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，知道她后来病愈了，又去了巴涅尔疗养。接着，我外出旅游，和亲友往来，生活琐事和日常工作冲淡了我对她的思念，即

使回忆起那次邂逅，也不过把它当作是一时的感情冲动。

很久以后一个春季的傍晚，我正式认识了玛格丽特。当时，我跟加斯东在乡下玩了一天，傍晚回到巴黎，因为闲得无聊，就去剧院看戏。

在一次幕间休息时，我们到走廊里休息，看见一个身材颇长的女人走过，加斯东向她打了个招呼。

“您在跟谁打招呼？”我问他。

“玛格丽特·戈蒂埃。”他对我说。

“她的模样变得好厉害，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。”我激动地说。

尽管如此，当我知道她就是玛格丽特的时候，心



里还是怦怦乱跳。由于两年不见而逐渐淡漠下去的感情，一看到她的衣衫，刹那间便又重新燃烧起来了。

我在走廊里再也待不下去了，回到正厅就坐后，飞快地朝大厅里扫了一眼，想看看她坐在哪个包厢里。

她独自一人坐在底层台前的包厢里。我刚才已经说过，她变了，嘴上已不再带有那种满不在乎的微笑。她生过一场病，而且病还没有完全好。

尽管已经是四月份了，她穿得还像是在冬天一样，全身衣裳都是天鹅绒的。

我看到她在和她对面包厢里的人交换眼色，便向那个包厢望去，我认出坐在里面的是一个跟我相当熟悉的女人——妇女时装铺老板娘普律当丝·迪韦尔诺瓦，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。

我来到普律当丝的包厢里，打听到玛格丽特既是她铺子里的主顾，也是她的邻居。她们俩梳妆间的窗户是正对着的。



戏结束时，普律当丝愉快地接受了我们送她回家的邀请，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把我们送到了昂坦街七号。到了普律当丝家门口，她邀请我们上楼到她家里去参观她引以为豪的那些商品，让我们开开眼界。可想而知我是多么心急地接受了她的邀请。我感觉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向玛格丽特靠拢，不多一会儿，我就把话题转到了玛格丽特身上。

普律当丝说：“我们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在一起消磨时间的，要不就是她从外面回来以后再叫我过去。她在夜里两点以前是从不睡觉的，早了她睡不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有肺病，她差不多一直在发烧。”

就在这时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普律当丝。我们跟着普律当丝一起下楼，我浑身哆嗦，仿佛预感到这次拜访会对我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来到对面，普律当丝伸手去拉门铃，一个女人出来开门，这个女人与其说像一个女佣，倒不如说更像一个雇来的女伴。

我们穿过大客厅，来到小客厅，一个年轻人靠着壁炉站在那里。我从普律当丝那儿知道，这是正在追求玛格丽特却不受欢迎的N伯爵。

玛格丽特坐在钢琴前面，懒洋洋地在琴键上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她那弹不下去的曲子。房间里的气氛很沉闷，伯